

●孟宪满 著

血与魂

血 与 魂

(下 部)

孟宪满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血与魂 (下部)

孟宪满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0 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2插页

印数1—10 686册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ISBN 7—5385—0776—0/1·117 定价: 6.20元

目 录

一、爱是没有国界的	(1)
二、欲爱不成	(15)
三、血的代价	(31)
四、“红卫兵”的忏悔	(39)
五、阴差阳错	(55)
六、失去母爱的她	(71)
七、谁之罪	(79)
八、原动力	(100)
九、爱屋及乌	(107)
十、万不得已	(120)
十一、困熊犹斗	(131)
十二、男儿泪	(143)
十三、白发人送黑发人	(165)
十四、忠魂祭	(177)
十五、雨夜情	(187)
十六、俄国老汉	(197)
十七、姐弟相认	(206)
十八、虎食子	(217)
十九、为了返城	(230)
二十、异国的黄土	(240)
二十一、铁窗内	(260)

二十二、热恋中的男女.....	(273)
二十三、墓栏中的男孩.....	(282)
二十四、命运捉弄她.....	(291)
二十五、余悸.....	(303)
二十六、冬猎.....	(316)
二十七、蒸浴.....	(328)
二十八、婚礼之夜.....	(337)
二十九、终是离异.....	(348)
后记.....	(366)

一、爱是没有国界的

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翳。

水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气。对岸的几棵老杨树和稠李子树都象罩在薄纱里一般。薛保仁走下堤岸，走过一片沙滩，来到河边。他用盆舀了河水，泡马铃薯。然后，他蹲在河边，双手捧起河水洗脸。清凉的河水顿时使他精神一振，他感到头脑里是那样的清醒。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河套里的清鲜空气。洗完脸，他拿出牙具来，舀了一瓷缸河水，他喝了一口，含在口里漱了漱，河水甘甜得象拌了白糖似的，真令他不舍得吐掉。他“噗”地往外喷去，水雾映出了小小的彩虹，透过这层五彩缤纷的水雾看去，大自然的景物如同仙境里的琼台亭阁。水雾刚刚散去，薛保仁又喷了一口河水。沙滩上有棵孤零零的，合抱粗的柳树被这层水雾遮挡着，猛然看去，便象柳树枝上挂满了赤橙青蓝黄绿紫各色纸条。此情此景，勾起他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次与住在彼岸的奥洛奇村青年团员共度沐浴节的情景。

事情虽已过去十三年之久了，但薛保仁仍记忆犹新。

那年，二十二岁的薛保仁担任团支部书记。他给对岸奥洛奇村的团支部书记捎去口信，约好两国团员、青年在一起联欢，共度沐浴节。这一天，薛保仁和村里的几个青年先来到这片沙滩上。由薛保仁砍了一棵花盆口粗细的柳树，然后在沙滩中央挖了半米

余深的坑，栽好它。这时，只听对岸人喊马嘶。十来个姑娘、小伙子骑着马，向这边跑来。

薛保仁带头鼓掌，并帮他们将马拴好。为首的是一位穿着粉色连衣裙，梳两条长辫的，长长的睫毛间有一双明亮快活眼睛的姑娘。她与薛保仁几个握过手，自我介绍一番。她便是奥洛奇村团支部书记，名字叫依凡诺芙娜。

两国的青年男女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并彼此问候后，便将随身带来的彩色纸条挂到这棵柳树上。立时，袅娜的柳树被打扮得五颜六色。接着，他们铺开毯子，拿出赫列巴、果酱、西米丹、蜂蜜、水果等食品。两国的青年人无拘无束地坐到一起，有的用俄语在交谈，有的在打着手势。

薛保仁拉响了手风琴，欢快的节拍，流畅的旋律仿佛在催促青年们快点跳起来。

随着节拍，薛保义踏着小碎步跳到中间来。他一会儿做旋转，一会儿蹲下踢腿，嘴里喊着：“来呀！我们跳舞吧。丹猜娃其（跳舞）！”

依凡诺芙娜笑呵呵地站起来，她弯曲着手臂，做天鹅飞翔的姿态，双脚快速地踏着，扭动着柔软的腰肢，与薛保义对舞。只见她，忽而象一朵盛开的莲花，连衣裙下摆飘动起来，露出她曲线优美的大腿；忽而象亭亭玉立的白杨，她用手背叉在腰间，上身不动，只是双脚交替踏地，突出她丰满的乳部。

“大哥，拉一段圆舞曲！”薛保义喊道。

“蓬嚓嚓，蓬嚓嚓”，大家用嘴模仿大鼓和钹的声响。薛保仁一晃身子，拉起了优美动听的《草原晨曦圆舞曲》。欢快跳跃的小过门，使所有的青年都坐不住了。当进入主旋律时，一对对男女搂腰搭肩，在沙滩上欢乐地旋转着。连薛保仁也边拉琴边跳着地加入这欢乐的行列里。

跳得累了，大家坐下来，互相礼让着，吃起野餐来。

依凡诺芙娜用天蓝色的目光深情地看着薛保仁，笑着说道：

“保银（仁），唯格辣阿嘎拉界敖讷鸥倾赫拉少（您的手风琴拉得好），梅鸥倾溜比木斯路沙奇（我们非常喜欢听）。唯巴要界毛日那（您唱支歌好吗）？”

“赫拉少（好）！”薛保仁站起来，先清了清嗓子，然后边拉边唱：

“晨风吹动着草浪，

羊儿低吻着草香；

鞭儿击碎了薄雾，

歌声唤来了朝阳。

啊……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

你是我哟可爱的家乡。

你象一朵盛开的鲜花，

永远散发着芳香。

……”

他唱得很动情、好听，非常成功。唱完后，他又用俄语将歌词大意复述一遍。

依凡诺芙娜和她的同伴们很响地鼓着掌，连声喊好。

吃喝得差不多了，姑娘们换上了游泳衣，小伙子只穿件三角裤衩。他们高扬着双臂，欢呼着向河水里跳去。有的蛙泳，有的侧泳，有的仰泳，有的噤哩噢噔地游“狗刨”。游了一会儿，他们在没腰深的水中站成圆圈。接着，互相撩水泼击。立时，欢声笑语，水花飞溅。幽静的河套，成了他们的乐园，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赐给的无穷情趣。就这样，累了，便到沙滩上歇一歇；饿了，吃一块赫列巴。歇过乏来，再跳进河里去玩水，去嬉闹。有一段时间，薛保仁和依凡诺芙娜单独留在沙滩上。紧绷在身上的游泳衣勾勒出女性的优美曲线，长发散披在她的肩上，白皙的面

颊泛着红晕，这些，使依凡诺芙娜更加楚楚动人。

“达拉嘎亚（亲爱的），依凡诺芙娜。”

“达拉嘎亚（亲爱的），薛保银（仁）。 ”

两人一见钟情，不能说没有缘份。趁大家没注意，他俩很快地接了吻。炽热的目光看着对方，甜蜜地笑了。

夜幕降临。河套里的蚊子多了起来，大家都穿好了衣裳。几个勤快的男青年拣来干柴，很快点燃了篝火。桔红色的火光，映在他们脸上，更显得朝气蓬勃。

薛保仁和依凡诺芙娜并肩坐到一起，望着跳跃的火苗和向上跳窜的火星，谁也没吱声，各自想着心事。

沉默了一会儿，依凡诺芙娜起身走到一位长着自然卷头发的男青年面前，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位男青年向薛保仁这儿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站起来与依凡诺芙娜一同走到他面前。依凡诺芙娜向薛保仁介绍道：

“艾达毛意布拉特（这是我的弟弟），依凡诺维奇。布拉特（弟弟），艾达（这是）薛保银（仁）。 ”

薛保仁忙站起身，与依凡诺维奇握了握手，之后，两人互相拥抱着，面颊紧贴，久久才分开。当即，他俩约定，从今以后经常联系。

篝火越烧越旺，噼噼叭叭的爆裂声，欢声笑语，随着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水飘向远方。

有人建议大家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于是，薛保仁又拉响了手风琴。

舒缓而优美的前奏，令人遐想。眼前浮现出在那皎洁恬静的月色下，树影婆娑，虫儿轻鸣，一对对情侣或依偎或挽臂或拥肩或挽腰，耳鬓厮磨，柔声私语，漫步于花园的曲径上，向幽雅之处走去……

两国青年有用俄语也有用汉语，深情地唱道：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
微微泛波浪，
水面映着银色的月光；
一阵轻风，
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
坐在我身旁，
默默看着我不作声；
我想对你讲，
但又难为情，
多少话留在心上。

长夜快过去，
天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薛保仁的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在别人都不唱时，他又重复唱道：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额尔古纳河边的晚上。”

依凡诺芙娜含情脉脉地看了他一眼，点头赞许着。

夜深了，两国的青年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从那儿以后，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薛保仁和依凡诺芙娜都要在这片沙滩上，在这棵柳树下倾吐衷肠。拴在树上的两匹马也亲昵地头挨着头啃吃青草。

但时间不久，两国就一些原则问题开始论战。一评、二评、三评、四评……直到九评。从广播里，薛保仁听出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了，这使他感到惴惴不安。

依凡诺芙娜也是同样的心情。她不再骑着马渡河到沙滩上与薛保仁聚会，虽然她并不失约，但只停留在河对岸。有话两人便隔着河说；无话时，薛保仁拉琴，依凡诺芙娜要么唱歌，要么跳舞。几次薛保仁想拥抱和亲吻依凡诺芙娜，要她过来。依凡诺芙娜何尝不想接受他的亲吻，可她意识到了什么，却不肯过来。

“达拉嘎亚（亲爱的）！依吉斯达（到这里来吧）！”

“达拉嘎亚（亲爱的）！伊吉格那姆（到我们这里来）！”

“伊吉格灭聂（到我这里来）！”

“伊吉格那姆（到我们这里来）！”

可是，额尔古纳河如同雷池，谁也不能越一步。额尔古纳河如同天河，牛郎织女各居一方。天河遥遥，但有喜鹊搭桥，牛郎和织女尚且能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他俩呢？什么时候才能相会？谁也不知道。

第二年，李场长通过关系，给薛保仁在城里的第二中学报了名，要他去念初中、念高中。还说这个中学的教学质量高，好好学习，有机会考大学，进一步深造。

在隔河相见时，薛保仁将自己要到城里去上学的消息告诉给

依凡诺芙娜。

依凡诺芙娜听了，什么也没说，扭头便往回跑。

“依凡诺芙娜！”薛保仁喊住了她。

依凡诺芙娜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来，用手背擦着眼泪。

见她这样，薛保仁心里一阵悲伤，禁不住凄然泪下。他哽咽地说道：

“依凡诺芙娜，达拉嘎亚（亲爱的）！”他将右手的三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咂了个响，然后向依凡诺芙娜抛吻。

依凡诺芙娜仰起面颊，两行热泪从面颊滚落下来。她睁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薛保仁，象要将他的形象牢牢留在自己的眼底一样。她注视了他许久，然后她也学着他的样子，从河那边抛过来一个吻，便头也不回地跑了。

“依凡诺芙娜！依凡诺芙娜——！”直到依凡诺芙娜窈窕的身影消失在河对岸的树林里，薛保仁仍大声喊着。他踉踉跄跄地走到这棵柳树前，扶着树干，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到柳枝上绽出了细嫩的小芽芽。去年砍下并栽到沙滩上，谁也没想到它还能活。看着这些小芽芽，薛保仁触景生情。他想到，这棵象征着他们之间友谊和爱情的柳树扎下了根，并且发了芽，今后会枝繁叶茂。可是，爱情的蓓蕾未曾绽开，便凋谢了。“依凡诺芙娜！依凡诺芙娜！”他拍打着树干，呼唤着心上人的名字。河水在哗哗流淌，鸟儿在空中啼啭，虫儿在草丛里鸣叫，唯独听不到依凡诺芙娜百灵鸟似的歌声和笑声，听不到她发音较标准的说话声。

稳水处，有几对鸿雁在凫游。最前边的那只公鸿雁，边用双翅拍打着河水，边叽叽咕咕地向游在旁边的母鸿雁求偶。那只母鸿雁象骄傲的公主，昂头挺颈，只顾向前游，丝毫不理睬公鸿雁。

看到这些，薛保仁抱着树干，无力地跌坐到沙滩上。

他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下午没甚事，他乘市内公共汽车到郊区去。在肉联厂下了车，他一眼看到小孤山和修建在山顶上的

苏军烈士纪念碑。不用经人指点，他顺着西面的山坡往山上爬。小孤山离平地多说有二百米高，但很陡。海拉尔市四面环山，整个城市和郊区座落在盆地里，唯独这座沙子山，孤零零地耸立着，与四面的山遥望。小孤山方圆三百来米，使人联想到，它是不是人工堆成的。不解之谜，稍逊于世人对埃及金字塔那样感兴趣。

爬到半山腰，便能看清，山顶用水泥柱和铁管围着，中央耸立着一个二层楼高的纪念碑。爬到山顶，他已是通身大汗。他想，当年苏军将士刚刚结束卫国战争，没来得及休整，便对日宣战。作为先遣部队的这个苏军陆战师，经过长途跋涉已十分疲惫，部队的战斗力也减弱了。听老人说，为了轻装前进，苏军将士没有背行装和炊具，官兵每人只背着武器弹药和一条干粮袋，而干粮袋里装的是青麦粒。可以想见，这支部队冲破日军的层层阻击来此，不就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展现吗？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爬上山顶。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纪念碑中央镶嵌的铜版，上面用中文和俄文记载着这支部队英勇作战和全军壮烈牺牲的经过。南北长一百米，东西宽四十米的陵园，平卧着十二个水泥砌成的墓穴，平面上同样镶嵌着铜版。他绕过纪念碑，这才看到，山的东面修筑了水泥阶梯，每上升二十米便有一段平台，不用问，这是设计者用心良苦所在。阶梯的两旁每隔五米便有一个水泥柱，中间用铁链连接。一老一少正拾级上山，那位老者边走边向孙儿讲述着什么。当经过他身旁时，那位老者既惊奇又怀疑地看了薛保仁一眼。即使有薛保仁在旁边，那位老者毫不避讳地领着孙儿默默地站在纪念碑前。许久，那位老者向纪念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见老者是那样虔诚，薛保仁猜测，这支部队里肯定有他的亲友，于是，他走过去打招呼：

“老大爷，这儿有您的亲友长眠吗？”

老者上下打量着薛保仁，没有回答。薛保仁忙向老者作了自

我介绍并说明来意。老者这才解除了戒备，捋着胡须说道：

“我姓李，是山下肉联厂小学的校工。老家是河北，日本鬼子抓劳工把我抓到海拉尔来的，给他们修山洞，你听说‘万人坑’了没有？”

薛保仁摇了摇头。

老李遥指着北山一处长着树林的山头，继续说道：

“离这十来里地的敖包山，过去是日本鬼子的北大营。日本鬼子为了长期占领满洲国，修山洞和地下工事，贮存粮食和弹药。中国的劳工死老鼻子了。有的是累死病死的，有的是在修完一段山洞后，日本鬼子怕这些劳工泄露军机，堵到洞里用毒气熏死的也有，用刺刀挑死的也有，喂狼狗的也有。不管死的，还是有口气的，都扔到一个大坑里。日久天长，把坑都填满了。孩子，你有时间到敖包山的‘万人坑’去看看，就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了。亡了国，老百姓就象猪羊一样，任人宰割。连吃粮食都受限制，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犯法，让日本鬼子知道了，抓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中国人吃啥呢？吃橡子面，又苦又涩又粘又牙碜。就这玩意儿，还得定量配给。唉，那年头别提有多痛苦了，真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就是几万劳工中的一个，九死一生逃了出来。苏联士兵帮助中国打小日本那年，我正好在海拉尔，还给他们带路打下了北大营呢！”说到这儿，老李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他遥望着北山，又在追忆炮火连天的场面。

半晌，老李才收回目光，凝视着纪念碑尖上的铜五角星，继续说道：

“苏联出了兵，小日本垮台的日子提前了。建国以后，修筑了这个陵园。肉联小学和赤塔小学结为友好学校。每年清明，两国的小学生都要来这儿扫墓，对入校新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活动。直到去年，赤塔小学还派代表来这儿了呢。可是，今年冷冷清清的。”

“爷爷，我拉巴巴了，你给我擦屁股。”五岁左右的孙子在那边喊老李。

老李闻听，急匆匆地朝孙子走去。他见孙子果然在墓穴旁拉了一摊屎，气的他抡起巴掌啪啪地打在不懂事的孙子的屁股上。小孩尖声地哭叫起来。

“你为啥在这儿拉屎？你为啥在这儿拉屎？”老李愤怒地大声喝斥孙子，又抡起巴掌打他。

小孩子边哭边向薛保仁求救似的看着。薛保仁动也没有动，反而在心里发着狠：

“打他！该打！不懂事的小东西。”

老李蹲下，用双手捧起那摊屎，走出陵园，埋到沙子里。返身回来，又用纸将玷污的地方擦干净。做完这些，他边给孙子揩屁股边说着什么。小孩子停止了哭声，抽抽咽咽地点头答应。

看到这些，薛保仁长长地吐了口郁结在心里的那股怨恨之气。他向老李招了招手，从南坡下山。走到一个沙洼处，他看到有截腿骨露在外面。他停下脚步，看着这根腿骨，眼前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面上还带着雅气的苏联士兵。也许他是攻克柏林的英雄，也许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时立了战功。身上的硝烟还没散尽。他又随部队跨过额尔古纳河。白发苍苍的老母，年轻漂亮的未婚妻，兄弟姐妹们，都望眼欲穿地盼他归来。他却在异乡的土地上，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铮铮铁骨埋在异邦的黄土里。

薛保仁蹲下去，扒了一个沙坑，小心翼翼地捧起这根腿骨，将它轻轻放到坑里，那样子，象是怕惊醒长眠的烈士。然后，他双膝跪下，用沙土埋好。他站起身，回头仰望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纪念碑，又俯瞰海拉尔城的景物。勤劳勇敢的建设者填平了弹坑，在废墟上盖起了楼房和工厂。在这片染有苏军将士鲜血的土地上，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正在兴起。

配合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各中小学都请当年从日本劳工营逃

出来的人作报告。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义愤填膺。学校组织野游，薛保仁这个班到敖包山去。

敖包山在海拉尔——三河公路七公里处。山上长有杨树，每棵都有合抱粗。这是当年日本兵栽的。日本兵将这里作为北大营，主要是考虑这里既可控制市区又能扼守要道。临来时，老校长叮嘱他们不要进到山洞里去，因为日本兵在山洞里设置了陷阱、毒气、暗道、弹簧刀等机关。解放初期，有几个关里家来的盲流人员不听别人劝告，曾抱着发一笔横财的欲望到山洞里去探险，一个也没生还。这样一来，更给山洞蒙上了恐怖、神奇的色彩。

女同学胆小，刚到山脚下便不敢再往前走。薛保仁与几位男同学仗着胆，走进那片足有十余米高的杨树林。树叶哗啦啦作响，遮云蔽日，使他们感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几位男同学也望而怯步，有的坐在树荫下，有的朝来的路看，都说别往前走了。

山洞给予的精神压力和这种特定的环境，薛保仁也很打怵。他毕竟比同学们大七、八岁，又被一种要看个究竟的好奇心所驱使，便独自向山洞走去。这片四周被杨树围着的、方圆一里地的区域，只有麻雀叽叽喳喳在叫，偶尔能看见一两只叫“大眼贼”的鼯鼠从乱石岗上跑过。静得可怕，仿佛这里与世隔绝。在乱石岗下，朝南有一个能驶进汽车的洞口。薛保仁抑制着激烈的心跳，走到洞口附近。一股冷气从洞口冒出，薛保仁不由地打了个激灵，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只觉得头皮发乍。洞口呈四方形，钢筋水泥浇筑，上面有二十余米厚的沙石覆盖。当年，如果美国将原子弹扔到这儿的话，对山洞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力。壮着胆子，薛保仁探头往洞里看了一眼。阳光只射进洞里两三米远，再往里便是黑古隆冬的，什么也看不到。他轻轻地咳了一声，洞里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回响。他似乎闻到了血腥气，愈发感到恐惧，多一秒钟也不愿停留。他象被什么追赶似的朝山洞的西南方向走去。刚刚走出树林，便看见有两个大坑，实际上是被山水冲成的沟壑。每个

方圆都有四五十米，累累白骨填平了它们。有的髌骨身首异处，有的缺这少那，有的肋骨断裂，有的盆骨粉碎，有的虽爬卧但双臂反剪，有的虽侧躺却蜷曲着身子……可想而知，这些血肉之躯在意识尚存时是何等的痛苦。他们或许是在施工中被塌下来的石块砸折了胳膊、砸断了腰、砸破了头，甚至还有气息便被拖到这里；或许是因不堪忍受侵略者的肆虐，奋起反抗，被日本兵绑在树上任凶残的狼狗撕扯，最后血肉淋漓奄奄一息时被扔到坑里；或许是由于劳累过度，又吃不饱喝不好而有了病，得不到医治，日本兵最怕传染病，所以，便用送到城里去治病为由，当汽车开到背静处，日本兵凶相毕露，挺着刺刀扎死了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劳工；或许是因为工程完毕后，日本兵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将劳工集体枪杀，然后丢到坑里；或许……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小，盼望有一天与家人团圆。家人同样牵肠挂肚地思念他们，作梦都梦见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在这里丧了生。

“说不定我爷爷也死在这里！”薛保仁倏地猜测着。他心里一阵凄怆，泪水挡住了他的视线。

为了修筑这个山洞，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侵略者的淫威，激起了薛保仁极大的愤慨。事实也是这样，即使是再没有血性的男儿，看到这“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也会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假如侵略者就在他面前，薛保仁赤手空拳也要扑上去。

确实，薛保仁看了“万人坑”以后，知道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了。越是这样，他越对为早日结束中国人民被奴役的苏军将士，特别是在这片土地上牺牲的苏军将士怀有崇敬的心情。所以每年的清明节，他都要到小孤山的苏军陵园去凭吊。

1967年清明这一天，薛保仁又来到小孤山。当爬上山顶时，他惊呆了。只见镶嵌在烈士墓和纪念碑上的铜版都不翼而飞，墓地